



天伦家书 (下)

王凤仪家庭伦理道德·践行篇

魏继光 周阿堡◎著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天伦家书（下）

——王凤仪家庭伦理道德·践行篇

魏继光 周阿堡 著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伦家书：王凤仪家庭伦理道德·践行篇 下 / 魏继光，
周阿堡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7

ISBN 978 - 7 - 5080 - 6574 - 8

I. ①天… II. ①魏… ②周… III. ①家庭道德—通俗
读物 IV. ①B823. 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36169 号

目 录

人“鬼”之间	1
靓丽转身	8
恨念骨伤	14
风起桑榆	20
慈母瞑目	25
山乡轶事	30
藏金生垢	35
心邪病怪	40
童心无孽	45
霜打嫩苗	50
书中有路	55
十个鸡蛋	60
歧路芬芳	66
枯枝发芽	71
古桑新榆	76
鞠天拜地	81
春天往事	87
大爱无痕	93



短暂邂逅	99
两个窟窿	104
善法救心	110
生杀一念	115
手足情深	124
寻幽探秘	129
媳妇管家	134
情缘深处	140
感动苍天	145
虹桥情缘	151
几易生死	156
姐妹情深	162
老来得福	168
忍为大爱	173
润育有声	178
天清地宁	183
心海慈航	190
心灵课堂	195
心灵医院	202
醒酒时分	207
一生禅语	212
一声叹息	217
持之以盈	222
解怨生肌	227
叩首祈福	232
枯木逢春	237

临别信物	241
命悬异乡	246
清水白菜	253
屈膝救子	260
三法归心	266
心回宁静	273
心灵暗语	278
一波三折	284
一条裤子	290
重现光明	297
后记	302

人“鬼”之间

“扑通！扑通！”一个男人跪在院子里不紧不慢地磕头，一起一伏的背影酷似一头正在汲水的牛。

“阿彬！你这个不争气的东西，你要是再不改悔，我也不活了！”一个女人凄厉的哭声夹杂着尖叫，撞进男人的耳膜。

男人像一匹被猛抽了一鞭子的马，仰头愣怔了一下，又埋首叩下去，但显然加快了磕头的频率。

女人的声音如影随形，不依不饶地在空气中震颤：“阿彬，你还有良心吗？孩子就要出生了，你有资格做爸爸吗？”

“良心！孩子！爸爸！”这几个字像一根根利箭，瞬间射中男人的心房。

男人紧捂胸口，英俊的五官抽搐着堆积在一起，他再也无力爬起来，像鸡啄米一样“咚！咚！咚！”地磕起来。

乌云像火山爆发喷射的尘埃翻腾而来，似乎就要压到屋脊上。

一位上了年纪的大妈不经意向外面瞥了一眼：“妈呀！”叫了一声。

人们循声望去，男人的额头全磕破了，汩汩血水顺着前额润湿了眉毛，湮没了眼角，再沿着鼻梁包围了嘴唇，染红了下颏。一个眉清目秀、神色晦暗的面孔，眨眼间变成了一个眉眼不分、令人恐怖的“血葫芦”。



一米见方的水磨石地面被殷红的鲜血浸湿，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浓浓的血腥气。

“老王，我看，行了吧……”一位面容和善的老人扯了一下王元五的衣袖。

“不行！”王元五冷面如霜，斩钉截铁地说。

这位长者王元五的丈夫魏增寿，他深知王元五的脾气，只要她认准的路，就是十头老牛也难拉她回头。

可那个叫阿彬的小伙子实在太可怜了，魏增寿忍不住嘀咕道：“再这样下去，要出事吧！”

丈夫自言自语的悄悄话，偏偏让王元五听见了，她冷冷地说了一句：“你放心，我保证，他一不得破伤风，二不患脑震荡。”

眼瞅着自己的爱人已经陷入迷狂的状态，一下，一下，再一下地撞击着石板，妻子阿娟撕心地疼：“王老师……”她嘴唇哆嗦着说，“您老人家……”她本想替丈夫求情，话到嘴边却变成，“您看，他，能戒掉吗？”

王元五看着阿娟的眼神，心里不禁一震，这个可怜的女人，哀怨的目光中闪过一丝温柔，而不是怨怼。

王元五心中陡然升起一缕怜悯之情：“阿娟，你是个好女人！我要让阿彬的良心翻过来，要不然，他还是个鬼呀！”

“鬼？什么鬼？”

“我太爷王老善人说过：这世上的人都让鬼给迷住了，好色的是色鬼，喝酒的是酒鬼，赌博的是耍钱鬼缠身，吸毒的是大烟鬼附体，阿彬就是一个鬼！”

王元五目光悠远，盯着铅灰色的天空，想起太爷王凤仪为人戒毒的一段往事……

王凤仪有个本家，抽大烟抽得倾家荡产，不得已向王凤仪先生求治。先生对他说：“你是我们老王家的人，却染上这种毛病，

祖宗传下的家业都被你败掉了，妻儿老小跟着你受苦，你对得起谁啊？你得赶紧认错，不仅要向自己家里人认错，还要向所有亲戚、本家磕头认错。”这人真的照着去做了，凡是姓王的人家他都去挨家挨户磕头认罪，说对不起老王家祖宗并请求他们原谅。一通至诚恳切的忏悔认错，那个人大汗淋漓、涕泪交流，把留在身体里的毒素通过血液和眼泪排掉了……

“哎哟！”阿娟痛苦地闭上眼睛，绷紧了嘴角，下意识地捂住凸起的腹部，也许胎儿不忍看到满脸是血的父亲，狠狠踢了妈妈一脚。

阿娟痛楚地呻吟一声，双手按住腹部，两腿颤抖着“扑通”一声坐在地上。

像是冥冥中有着心灵感应，这边阿娟一倒，阿彬在那边也双手抱着脑袋，像一截被雷击中的朽木訇然倒地。

人们从屋里蜂拥而出，女人怜悯的目光噙着泪水，男人紧绷着的面孔倒吸一口冷气，几个不懂事的孩子挤过人群缝隙看到眼前的一幕，惊吓得躲在父母身后，老人长长地叹息一声转过头去。

阿娟与阿彬既是两小无猜的伙伴，又是情投意合的恋人，他们的童年在风光旖旎的罗浮山下度过。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了岭南大地，这一方土地的人民极富经商意识，像他们的祖先一样，阿彬先是从小买卖做起，后来有几笔买卖得心应手，在小榄镇开了一家电器商行。

富裕之后的阿彬再也不想循规蹈矩地生活，三番五次出入歌厅舞榭，在与小榄镇一些酒色之徒的接触中染上毒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那时他们还没有结婚，阿娟不是不知道阿彬吸毒，但她相信自己有能力改变他，帮助心爱的恋人彻底戒掉毒瘾。



在阿娟一次次苦口婆心、哭天抹泪的劝说下，阿彬一次次地出入戒毒所，等到他第一百次走进那个连他自己都已经感到无望的森严之地，公安干警早已对他失去了最后的信心，轻蔑的眼神从他身上淡淡掠过，就像乜斜一只在饭厅前觅食的野狗。

阿娟却没有失去耐心，更没有泯灭信心，像一切具有中华传统美德的潮汕女性那样，她把丈夫看做是“天”。

那是一方何等不堪忍受的“天”哪！乌云滚滚，阴霾重重，偶尔露出一线希望的天空，马上被奔袭而至的雷鸣电闪所击碎。

更让人感到钦佩和不解的是，就在阿彬的父母都感到绝望的时候，阿娟却做出一个出人意料的惊人之举——嫁给阿彬！

阿娟的想法很单纯：只要我们组成家庭，朝夕相处地生活在一起，我就有能力用自己的爱，彻底根除恋人身上屡改屡犯的恶习。她的态度十分坚定，决绝的眼神向所有人表明，即使阿彬是一块顽石，我也会用炽热的爱将他熔化！

姑娘的想法太天真了！严峻的现实就像一个沉重的车轮，无情地碾过阿娟一厢情愿的绣球。

阿彬一次又一次地痛下决心戒除毒瘾，却一次又一次地重蹈覆辙。他尝试了千奇百怪、令人发指的极端手段，甚至不惜用自虐的方式和毒魔作殊死的抗争。

阿彬曾经绝食五天，直到饿得头昏眼花，奄奄一息。可当他稍稍恢复神智，就马上扑向那散发着致命诱惑力的白色粉末。

内心的良知与恶魔交战时，阿彬冲动之下举起菜刀剁向左手的食指，阿娟大喊一声，拼着全身力气抢下菜刀。阿彬的食指至今留下一道明显的疤痕。

当阿娟在希望与幻灭之间苦苦挣扎的时候，王元五教授到广东中山来了。

来自小榄镇的阿娟，目睹一个个劳燕分飞的家庭，在伦理道

德的感召下断弦再续、破镜重圆；眼看一个个误入歧途的青年，在礼义廉耻的训导下浪子回头、迷途知返……

阿娟就像跌落在茫茫大海中陷入灭顶之灾的溺水者，突然遇到一片救命舢板，自然不顾一切地扑上去，她一把抱住王元五：“老师，您快救救他吧！再这样下去他就没命了！”

“没命？”王元五鄙夷地瞄了一眼蜷缩在墙角的阿彬，“没命才好呢！他这样的人，还配得上披张人皮吗？”

阿娟不做声了，只是不停地抽泣。

王元五于心不忍，冲墙角努努嘴，声音和缓了许多：“你们结婚以前，他是这个样子吗？”

“是。”阿娟含泪点头，睁大期许的眼睛，“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改变他，把他从吸毒中挽救过来。”

“他这个样子，你家里父母能同意结婚吗？”

“我，我家父母不知道。”

“别说你家父母不同意，你要是我的女儿，我也肯定不同意！”王元五心里说：谁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种人？那不是往火坑里推吗？

阿娟猛然抬起头，眼眶中的泪水像是被烈焰灼干了，漆黑的双眸显得异常明亮：“我想用我的爱去感化他！”

一股敬意油然而生，王元五认真地看了阿娟一眼：阿娟——一个多情的女人，对自己的父母隐瞒了真相，有这么大的勇气嫁给他，还要用爱的炽热去融化他。她想起了自己的太爷王凤仪老先生说过的一段话：“一个女人能够下嫁给一个别人不要的男人，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可是，他太让我失望了！”阿娟面露苦涩，“从戒毒所回来之后，我千方百计托人帮他找了一份工作。你说他多可恨，帮公司老板上门去收钱，最后却把老板的钱全部拿走去买毒品，你说



气死人不!”阿娟声泪俱下,泣不成声。

听着阿娟抽抽噎噎、戚戚哀哀的哭诉,王元五怒火中烧,断然喝道:“你这个畜牲!你还有良心吗?你还是男人吗?”

骨瘦如柴的阿彬面色惨白,深深低下了头。

王元五大声痛斥:“看看你那个熊样!先不说妻子,你自暴自弃毁坏自己的身体,就是对父母最大的不孝。你知道《孝经》吗?《孝经》上说:‘发肤之躯,受之父母。’你这个样子,对得起父母吗?”

几缕头发从阿彬的脑门垂落,像一绺浸湿的衰草。

王元五义正词严:“天给了你性,地给了你命,父母给了你身。从天性上讲,你上对不起天,下对不起地;从人伦上讲,你上对不起父母,中对不起妻子,下对不起孩子,你说你对得起谁呀?”

阿彬的头垂得更低了,几乎要贴到前胸。

“把头抬起来,看着我!”王元五一声断喝,四壁响起“嗡嗡”的回声。

就像突然被扎了一锥子,阿彬浑身一哆嗦,勉强把头抬起来。

“我问你,吸毒的感觉是不是很美妙?”

“不!不美妙。”阿彬的视线躲躲闪闪,如同闯祸后渴望得到主人宽恕的狗。

“哦!不美妙,那为什么还要吸呢?”

“这……”阿彬的目光死死盯着地面,似乎要寻找个地缝钻进去。

“呜呜……”身边传来阿娟的哭声,她手中的一条毛巾已经被泪水浸透,偶尔抬起肿得像桃子似的眼睛,又用毛巾捂住嘴巴,瘦削的肩膀随着抽泣剧烈地耸动着。

“看看你妻子。”王元五的口气变得柔和起来，“你妻子顶着一个女人几乎无法承受的压力，在逆境中瞒着父母，勇敢地嫁给你，你说，你对得起她吗？”

“妻子！”阿彬的泪水“唰”地从失神的大眼睛里涌出来：“我，我对不起她！”

阿彬痛哭流涕，歇斯底里地吼了一声：“王老师，我一定改！”

王老师看着他，当着众人的面大声对阿彬说：“你别跟我说，去，上外面跟天老爷发誓去！”

阿彬站起身一跺脚儿，冲到院子里仰天大喊：“天老爷，我要是再吸毒，就是白披了一张人皮！”说着跪在地上重重磕了一个响头……

惊心动魄的一天过去了，奇怪的是阿彬的脸第二天就消肿了，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一个月过去了，阿彬没有复吸。

一年过去了，阿彬彻底戒掉了毒瘾，在良心和毒瘾的交战中，良心战胜了毒瘾。

2009年6月19日，阿彬专程来到北京，在望远楼宾馆的一间会议室，向到会的国家禁毒委员会主任和有关部委领导作了专门汇报。

听了阿彬声泪俱下的汇报，与会领导无不动容，唏嘘不已，纷纷向王元五投去赞赏的目光：就是她，把阿彬由“鬼”变成了人。

靓丽转身

边陲城市，四季如春。身为市一级的教育局长，田丽却有着不堪启齿的难言之隐。

田丽的儿子陈晓明刚上小学四年级，从上小学的那一天起，晓明就没有好好地上过学，不是跟同学打架，就是逃学后在社会上闲逛，再不然就躲进网吧夜不归宿。

这孩子打爷爷，骂奶奶。更让田丽难以忍受的是，晓明从去年开始多了一个毛病：有时心血来潮就让爸爸下跪，如果不跪就摔东西，家里值钱的东西都摔遍了。

听说王元五教授开办家庭伦理道德讲座，在一个温馨的夜晚，夫妇俩领着孩子来到漓江宾馆。

田丽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女性，她高高的个子，精致的五官在椭圆形的脸上组合成俏丽的面容，特别是眼睛，当她蔼然含笑时锋芒尽藏，而当她收敛笑容，一道犀利的寒光便会从她眯起的眼缝中迸射而出。只是脸色略显苍白，淡淡的粉黛掩饰不住从内心深处透出的憔悴。

田丽先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支支吾吾地说了儿子的情况。儿子陈晓明表面上心不在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盯着王元五这位老奶奶。

王元五见她遮遮掩掩，完全没有教育局长口若悬河的风范，就把田丽领到另外一个房间。

“知道我为什么单独和你谈吗？”王元五直率地问。

“避嫌。”教育局长言简意赅。

“还有，你的儿子太聪明，简直聪明过头了。如果当着孩子的面数落大人的过错，将来孩子会要挟你们的。”

“大人的过错？”局长疑惑地反问。

“是啊！没有错误的孩子，只有错误的家长。”王元五断然地说，“你是搞教育的，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有不会教的老师，没有教不好的学生。你想想，如果别人的孩子动手打骂长辈，你怎么去教育？”

田丽略微沉思一下：“别人家的孩子我会教育，可轮到我自己，我，我没有办法。”

王元五换了个话题：“你对你的公公婆婆怎么样？”

“公公婆婆？”田丽一愣，“我对他们很好啊！虽然我的工作任务很重，可一有时间，回家后我照样洗衣做饭。”

“说实话！”王元五锐利的目光像一把锥子，直逼田丽的眼睛，“你是真心对公公婆婆好吗？在你表面上做家务时，可你的内心已经化作皮鞭，在狠狠地抽打着老人，对吗？”

“我是……有点儿看不上他们。”田丽躲避着王元五的目光，啜嚅着。

“这就对了。”王元五冷冷地说。

田丽像是突然矮了一截，默默地流出眼泪：“王老师，我是看不起他们，从骨子里看不起。”

孩子的爷爷奶奶是一对老实巴交的退休工人，儿子下岗待业，媳妇官居高位，老人的心里哪能是滋味？他们诚惶诚恐地住在儿子家里，不但包揽了一切家务，还承担起照顾孙子的全部责任。

从接送孙子上幼儿园开始，直到临近小学毕业，老两口不避



寒暑，风雨无阻，像准时的钟表一样按部就班地接送孙子，像尽职的厨师那样为隔辈后代调剂一日三餐的营养膳食。

十年过去了，老两口耳聋眼花、齿松腿涩，却娇惯出一个对老人非打即骂、呼来喝去的小祖宗。

王元五点点头：“正因为你看不起公公婆婆，所以你的儿子就打爷爷骂奶奶，你内心世界所有的一切，你的孩子已经给你表现出来了！”

教育局长毕竟受过多年高等教育，她坦率地说：“这件事儿是我的错。”田丽仰起脸爽快地承认错误，又不解地问，“可是，我儿子为什么让他爸爸下跪呢？”

王元五没有正面回答田丽的话，却讲述了自己二十年前的一段往事……

王元五的二儿子在七岁之前，每当到他奶奶家串门时，都是猫着腰顺着墙角溜进屋。时间长了，孩子的姑姑、叔叔、爷爷或奶奶总是骂他：“这孩子怎么鬼鬼祟祟的！”

婆婆跟王元五叨咕：“你家这个老二，从来就不光明正大、大大方方，总是偷偷摸摸进来，吓得我一惊一乍的。”王元五观察了几次，还真是这样，但她却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后来，王元五开始研究太爷王凤仪的家庭伦理道德思想，老善人对这种事儿讲得非常清楚：十二岁之前的孩子，表现的都是母亲的隐私，躲也躲不过，藏也藏不了。

回忆自己怀孕时的状况，王元五想起来了：这孩子现在的表现，不正是在表露自己当年的隐私吗！

那时王元五正在国棉二厂上班，怀上老二四个月之后，肚子已经有点儿显怀。为了不影响工作，王元五做了一件很大的衣服把自己罩起来，休息日到婆婆家串门，老人家竟然没看出来。

仲秋的一个礼拜天，大姑姐回娘家，看着王元五的背影和婆

婆说：“妈，我看小王可能怀孕了。”

“是吗？这孩子还瞒着我呢。”自从婆婆点破了这件事儿，王元五才把那件穿了几个月的罩衣脱掉。

“所以，我的儿子七岁之前，表现的正是我的隐私。”

田丽极其聪明，一点就破，王元五看她表情尴尬，把话题拉回来：“现在说说你，你喜欢你丈夫吗？”

“以前喜欢，现在不喜欢！”

“为什么？”

“我怀疑他在外面有女人。”

“你看见了？”王元五瞪大眼睛。

“别人看见了，后来才告诉我的。”田丽说话吞吞吐吐。

王元五提高嗓音：“别人？别人给你毒药，你也吃？我告诉你，别看你们夫妻貌似和谐，其实早已貌合神离，你的心就像一把刀，时时在刺着你丈夫的心，你儿子为什么张狂？让你丈夫下跪，你丈夫是跪给儿子的吗？那是在给你下跪呀！你现在对丈夫怎么样？”

“我现在，不太愿意理他。”田丽仍旧沉浸在对丈夫的怨恨中。

“好嘛！”王元五冷冷地说，“你再也不理他，他就把外面那个带回家，气死你！”

田丽与丈夫陈强是一个集体户的知青，两个人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相依为命产生恋情，后来双双抽调回城，组成一个美满的家庭。那的确是一段幸福的时光。

恢复高考之后，田丽由所在的工厂考上了省师范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由于田丽工作踏实肯干，业绩突出，被提拔到市教育局，一步步升迁到现在的位置。

而陈强所在的工厂效益逐年下降，最后不得不宣布破产。